

经常走过家附近这个小区。每到秋天,透过镂空的围墙,可以望见里面的3株芦柑,果实硕大饱满,泛着成熟的金黄,在浓密绿叶的映衬下,热烈,鲜艳。

当视线与那些果实相遇,我脑子里满是爽口的甜酸和齿颊留香。然而事实上我从未品尝过它们,相信别人也是。年复一年,它们在人来人往的甬道旁,密密麻麻压弯了枝条,经过秋天和冬天,春季来临时,才逐渐干瘪、掉落,被保洁工扫走。

似乎有些可惜。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它们的价值,其实已经得到了超值的体现。那些幸福的果子,在秋天的阳光下幸福酣睡,在冬日的寒风里快乐摇曳,成为小区里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。它们还与小区的居民、四周的好花嘉木,翠绿的草皮、撒欢的狗狗,还有吹来吹去的风,融洽相处,温情友好,描画着现代人寻寻觅觅的伊甸园,生命和谐欢愉的乐土。

硕果累累的果树,在这里不用人们看护,也没有提醒爱护的牌子,守护它们的无形之手,看不见,摸不着,而心灵能够感觉到的。

见过有女孩在树下留影,脸蛋贴近低垂的果子,眯着眼,用鼻子夸张地嗅着,一旁的同伴摁下快门。也有老人抱着幼儿看

连日的热浪翻滚,骄阳灼灼,“秋姑娘”终于在处暑之时,在晚霞如锦缕缕清风中,在大家的热切渴盼下,向我们款款走来。当这24节气的大圆盘转动至此,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然律动,让繁华落幕,大地又重归寥廓静远。早晚终于有了一丝凉润之爽,甬道上,河岸边,风吹稻浪的田埂边,处处都是“迎秋”的身影,连蛙鸣蝉鸣里,飘荡的都是轻快的音符。

最喜在处暑天,落座于河岸边,清冽冽的河水映照悠悠白云,水中的太阳像龙宫的那颗夜明珠,泛着炫目耀眼光。鹭鸟在河水之上翩跹飞舞,水中不时有鱼儿蹦跳着,搅得涟漪如花。群鸟欢鸣,云花如锦,仰头静望间,心上便有了远意,“云中谁寄乡愁来”。

在花季年龄,临近开学,每到处暑,最惬意的莫过于攥着父亲给的零花钱,在街头巷尾闲游,买几颗水泡的新鲜柿子,一瓣两半有滋有味地啃吃着,香甜溢满唇齿。书店里看得目眩头晕了,匆匆买本教辅书,找一心仪的小吃摊,要一碗浆水鱼,那酸爽的芹菜浆水味,金黄金黄的玉米面鱼儿,呷一口顺滑光溜,红红的油泼辣子吃得面红耳赤,带动至极,周边里尽是食客的低头吸溜声,这家乡处暑天的绝味小吃,成了我味

## 紫薇花开

郭瑜

紫薇花开,唤醒了我对紫色的所有情愫。

潦水尽而寒潭清,烟光凝而暮山紫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佳句,常令我浮想起雨后清澈如镜的寒潭,以及水天之间变幻莫测的紫色暮霭,它游离于天地,缥缈于云间,风轻云淡却又遗世独立,神韵天成。

夏风起,夏雨疾,花神轻扯一片紫色的云蒸霞蔚,转身挥手洒向人间,成了这处紫薇花开的人间盛景。若是以一种花代表整个夏季,我定会想到紫薇。在这个蝉鸣不绝,暑气蒸腾的夏季,你能在道路、庭院、公园、城市街区的各个角落,见到紫薇的身影。它们是行道树,棵棵盛开于马路间的绿化带中,连绵成群;它们是斑驳院墙外的一抹亮色,驻守着庭院内沧桑而不失绚丽的人间烟火气;它们是公园池畔、河边、草坪、小径旁的独特景致,配以山石、立峰,在风中顾盼,在水中摇曳。

紫薇的枝干光滑洁净,树姿优雅,花朵虽小,但团簇有致,极富色彩层次感,玫红紫、深粉紫、淡紫、大红与纯白,繁花锦绣,深浅层叠。泰戈尔说:“尽管走下去,不必逗留着,去采鲜花来保存,因为一路上,花自然会继续开放。”花是生机与鲜活,我愿把它看作是人生路上的希冀与光华。一次,驱车前往同学的单位,路中间的紫薇花开得正艳,一路开,一路望,沉醉其间,以致错过了路口,于是我调头后靠近路的中间,略微放慢车速,近距离欣赏这一株株紫薇,天空是高远的蓝,地上是浓艳的紫,车载广播里传来邓紫棋翻唱的Beyond乐队一曲《喜欢你》,美好的感觉就在寻常生活的一瞬间,令人心旷神怡。还有一次,去附近的医院配药,却发现一处草地上也种着几棵

## 硕果

甘建华

果果。幼儿朝果果伸出小手,老人向幼儿摇摇大手,指点着教他数果果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一个都不能少。

芦柑树的年轮,比不上老人的年岁多,而在小区里也算得上元老了。它们扎根小区已有20余年,这与小区年龄相当。当初,小区的绿化远近闻名,住在里面的朋友熟人说,这是他们来这里安家的理由之一。人们对待这里的一草一木,像珍爱自家花盆里的生命。

当一种自觉发自内心的,便会成为众人相守的默契。爱绿护绿的风气,氤氲在小区的每个角落,又感染着影响着新来乍到的每一个人。于是,小区郁郁葱葱,鸟语花香,居民乐享家门口的都市森林。

赏心悦目的绿色风情里,最美的,还是那几株离围墙不远的芦柑。而从“民以食为天”的意义上来说,它的秀色可餐,又何曾不是对人们的莫大诱惑?

想起儿时家门口的那株桃树。我和邻家的小伙伴,都是爱攀树的顽皮猴子,见它

的细枝上吐出了几个毛桃,摘下来就往嘴里塞,嚼一口,吐着舌头怪叫。那年纪正换牙呢,毛桃的酸劲针一样往肉里钻,嘴馋的教训至今难忘。又想起去年秋天去南汇,途中见到几株柚子树,树下有几只金黄色的大柚子,想必是成熟后自行掉落下来的。四下无人,柚子静静地等候人来问津,笔者与驾驶员来了兴趣,说好归途中再来光顾,看看它们有没有被人捡走。然而因路线不熟,归途中自驾车改了道,好奇心未得到答案。

同类型的答案,年年岁岁出现在小区的芦柑树下。

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,用行动书写了完美和精彩的答案,令人赞叹!

岁月如水。日子,在不易察觉中变化;人,也在和世界一起改变着。想起儿时损害过的那株桃树,我怀有一种抹不去的、久远的歉意。而我们的孩子,孩子将来的孩子,想必再也不会去采摘毛桃了。

硕果累累的芦柑树,是绿色风情中的亮点,更是城市居民素质提升的验证。谁能说,它们的绚丽鲜艳,它们的赏心悦目和沉甸甸,不是环境回馈人类文明的赞美?良好生态的无声褒奖,要比人们的自我表扬和相互赞美珍贵、实在得多!

## 最美人间处暑秋

李仙云

蕾上最深的眷恋。

最喜在处暑天,恰逢一场缠绵绵的“迎秋之雨”,雨丝如烟似雾,轻柔地滴落于湖水中,溅起细小的涟漪。有时兴致所牵,会在处暑天撑着雨伞,静坐池塘那“雨打莲荷”之色。节令至此,花儿已凋谢化为尘泥,硕大的荷叶也像经历了一场战事,伤痕累累,满池的枯枝败叶。突然就想到“潇湘仙子”和贾府众人游湖时讲的那句:“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,只喜他一句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,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。”这曹公笔下最无人间烟火沾染的才女,将“枯荷”改为“残荷”,真是绝妙至极。雨丝轻洒残荷,那一份生命的凄美之感,在心间氤氲。这就是荷之风骨,繁华之时,灿然绽放,枯萎凋零,淡然处之,从容笃定地接纳注定的命运,无怨无悔,让生命一点点化为养料,滋养根系,在轮回涅槃间,活出一种傲然之姿。

处暑之夜,抬眸的一瞬,被那酝酿了

几日花苞的昙花,惊艳了目光,它在一点点舒展,“静望一朵花开”,那似与花儿间一种灵动的呢喃细语,乳白略显嫩黄的花瓣在暗夜里一点点绽开,淡黄的花蕊像初春破土而出的禾苗,噌噌地伸胳膊蹬腿,活泼泼就从娇嫩冰柔的花瓣间窜了出来,顷刻,一种清奇浓郁的芬芳弥漫于整个房间。我突然就想起尤今那句话:“怒放的鲜花犹如圣洁的仙子,在幽蓝的夜里翩翩起舞。”我也惊叹这绝尘冷艳的花儿,积蓄了生命中所有的能量,只为在这暗夜灿然绽放,生命虽短如流星,却带着一种永恒撼人之美。

这个木伏,烈日杲杲,暑气蒸人,蛮横霸道的“秋老虎”持续发威,人们在大汗淋漓中终于迎来处暑,“露蝉声渐咽,秋日景初微”,当早晚终于有了一丝凉意,大地上也像徐徐展开的油画,灌满浆的稻谷沉甸甸低下了头,银杏叶已由翠绿开始泛黄,晚霞灿若锦缎,把西边的夜空点缀得美轮美奂,醉美人间处暑秋。



千瓣莲

陈永根 摄

## 风亭燕

叶核成书

紫薇,深紫的花儿开得艳美,从医院门诊处进出的路人,有拎着药袋子玩手机的年轻人、互相搀扶的老年人、母亲撑着伞抱着孩子……在夏日高温的炙烤下,多是行色匆匆、心事重重的样子,当他们经过这缀满一树明媚的紫薇树时,有人抬头望一眼,有人埋头向前,我站在不远处,只愿他们的余光所见,是阳光下生生不息的紫色希冀。

花开花落,自有禅意。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云:“似痴如醉丽还佳,露压风欺分外斜。谁道花无红百日,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所在城市的气温持续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,但紫薇花不畏骄阳,在炎夏中生存,又称百日红,我不禁对它的顽强肃然起敬。“我来这个世界,就是看花怎么开,水怎么流,太阳怎么升起,夕阳何时落下……生命是一场偶然,我在其中寻找因果。”王小波所说的生命中的因果我尚未参透,只是细想着与“紫”的那份渊源。紫色在中国文化中为富贵之色,享有崇高的地位,紫色没有红色的张扬,也没有白色的单调,它丰富内敛而独具风采,淡然自得又孤傲守志,伴随我十余年的QQ名、淘宝用户名中有“紫”,最心仪的植物,亦是这紫薇了吧!

小时候,村子里东西两侧各有一盘石碾。村中的老人说,在他们还是儿时的时候,这两盘石碾就已存在了。石碾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加工米面离不开的工具,在艰苦的岁月里,它与乡亲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碾米,磨面,打浆,破渣,样样都要用到它。离开石碾,人们就不能顺利地生活下去。

从我记事起,虽然有了电,可以用机器来加工米面,但庄前庄后几个村子,就一个加工厂,二三百户人家,磨米拉面还是显得拥挤,所以,平时要加工的东西不多时,大家还是喜欢在石碾上进行。

那时候,人们最常在石碾上碾的就是玉米了。

每当新鲜玉米从地里收回来,妈妈都会抓晚上时间碾一些,然后拿到石碾上去碾。妈妈说,石碾碾出来的东西,没邪味儿,做出来的饭,香喷!

每次用碾子碾东西前,妈妈都要带好用具。簸箕、箩、撮斗、苕帚。妈妈将玉米放到碾盘上,推着推杆围着碾盘转圈,俗称“推碾子”。一个人推是比较费劲的,妈妈总会叫我和妹妹帮忙。我俩有向前边

## 新凉

张金剛

秋雨连绵数日。小李在朋友圈说:半夜被新凉惹了清梦。我留言:可借身旁那人的被窝暖暖。小李嗔怪:本想借来,可伸手一摸,人家对着我的背拔凉拔凉的,不得不悄悄关了窗,给他盖了毛巾被,又给自己盖上。

本想逗趣这对小夫妻,却瞬时被因新凉而生的暖意所感动。看了一眼在穿窗而入的清凉月色中熟睡在侧的她,不觉心头悦然,苦苦追寻的幸福,也不过如此。

向来对浅秋新凉,甚是喜爱。不仅仅因为熬过暑热迎来的一派舒爽,更是尤爱这新凉之下对自然、对人生、对生活的那份敏感、体悟与珍视。仰望云卷云舒,慨叹世事无常,心也豁然、淡然;树叶由绿转黄,感叹秋叶绚烂之余,不免心生悲秋之意……一不小心,一个被新凉召唤着奔走于野、广步于庭的人们,都成了诗人、摄影师、哲学家。

这不,已过中年的教师老王,又伫立在庭院凉风中赋诗了:“高傲的菊花灿烂了小院儿一角/石榴想把羞涩的心事儿代言/墙角的蟋蟀早已忘却了晨昏/不倦的琴声总是让人心烦……只待一夜肃杀的西风过后来一场雪/让所有的来去归于一片白色苍茫”果然,新凉赋予了老王灵感,随心所欲的诗绪,是一位已入生命之秋的人该有的行径。

新凉,同样惹了留守老家的母亲的心,更惹了我这个安身异乡的游子的心。母亲在电话那头又嘱咐:一早一晚溜达穿件儿长袖,千万别再喝凉水,晚上睡觉盖好被子。我虽听得耳朵生了茧,又鹦鹉学舌般地嘱咐女儿,可越来越不觉得烦。40来岁的人了,还有母亲在唠叨,是何等幸福?

母亲又说:家里的菊花开得正旺,喇叭花串满了院墙,你不拍照吗?丝瓜结了

“八个人,抬个鼓,两把大叉前头舞。”这是儿时大人给小孩出的谜语,谜底是螃蟹。

老家河塘沟渠众多,常年流水不断,两边堤岸边壁松软潮湿的泥土成了螃蟹们的乐园。八月雨水少,河水下降,大大小小的洞穴,暴露在堤岸的两侧,此时是掏螃蟹最佳的时候。邀上几个同伴,一条短裤,光着上身,在腰间系上鱼篓,扛着小铁锹向河边走去。

螃蟹这个小东西很鬼,一旦水里有动静,立马从水里连滚带爬地钻进了洞里,两只大钳子一左一右守在洞口,竖着一对眼睛,观察着洞外的一切风吹草动。我刚俯下身子把手靠近洞口,它吓得立马转身朝洞里更深处钻去,要想逮住它得费一番工夫。

掏螃蟹必须要知道螃蟹不在洞里,一般看河边壁上新打的洞,洞口有新鲜泥巴,上面有螃蟹爬的爪印,此洞肯定有螃蟹,便站在水里,俯下身子把手伸进洞里。螃蟹的洞有大有小,有浅有深,小的螃蟹洞很浅,正好一膀子下去就摸到螃蟹,抓住两三个爪子,胳膊一着劲把它从洞里拖了出来。大的螃蟹洞很深,得用手掏、锹挖。藏在洞里的螃蟹,见危险当前,在洞里张开两只厉害的大螯,准备攻击入侵的敌人。当我的手指靠近它时,一下子就被夹住了,尽管很痛,但我还是忍痛把它朝外拽。螃蟹的力气毕竟比较小,根本拗不过我的手劲。经过一番较量,它还是被我拖出了洞外,螃蟹的钳子还死死地钳

很多,花晒得特红,花生该刨了,枣子压弯了枝,南瓜滚了一地……记得回家拿呀!新凉时节,故乡都会一年一度地奉出醉人的美景、美味,召我归乡,母亲便是故乡最忠实可信的“发言人”。

只是新凉,母亲却已套了褂子,在村口等我。看我只穿半袖,任凉风吹得鼓成面包,不由感叹:天儿稍一凉就觉得冷,我年轻那会儿……迫不及待地往村里转了一圈,手机内存便被美图占满。开满庭院的秋菊、鸡冠、串红,挂满藤蔓的葡萄、丝瓜、葫芦,缀满枝头的柿子、黄桃、红枣,还有那被风吹得在蓝天恣意铺展的“秋播图”,农人拽了罢园的黄瓜种下白菜的“秋播图”……一张张皆是美景,都值得晒出“拉仇恨”“获点赞”。

一顿热汤面、南瓜粥之后,陪父母上山割茅草。阳光已不再灼热,晒在弓起的背上有了沁心的暖意;若躲入阴凉,便觉得格外通透。时而直起腰,望望随风飘摇的草波,思绪恍然在儿时与现实间来回切换。是呀,一茬又一茬的茅草翻新茂盛,而割草人却难抵岁月,难伴永远。可不是嘛,去年还在地里收玉米的大伯,今年已睡在了地下,坟茔也被荒草包围,真怕哪天父母也只剩回忆。

亦是新凉之夜,好友赋诗以念故人:“昨夜凄雨昨夜风,万事清空唯留君。一别经年音容在,从此弃酒度余生。”见他如此,我欣然答应了好友超凡电影杀青仪式的邀请。拍完最后一场戏,已是秋夜十点,凉气袭人。一帮逐梦青年,顾不得掸去风尘,尽情地揶揄、欢笑,以此与数月的暑天煎熬告别,也与未来邀约。仪式完毕,我与超凡在阳台上,沐着月光,吹着凉风,听着秋虫,品着淡茶,聊了很多文化的事儿。这新凉、这夜色、这情谊,真是恰到好处。

夏已止,秋未满。新凉,似曾相识,却又是新岁新景。“黄莺也爱新凉好,飞过青山影里啼”。如此,何不寻得片刻闲情,趁着美好新凉,静享“江山风月”,顾念“烟火人间”。

## 儿时掏蟹

陆地

住我的手不松。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,我还是有办法让它松开的。这时我把

手连螃蟹一起放在地上,螃蟹以为自己安全了,便松开了钳子,没命地要朝水中逃。没承想,我的速度永远比它快,一伸手便把它抓住了,纵然它的钳子张得再大,作垂死挣扎,但最后也乖乖地就范,被放到鱼篓里。

有的螃蟹洞口藏在水里,隐蔽性强,且有多个洞口,就必须多叫上几个小伙伴,各自把持一个洞口,同时把手伸进去,一阵乱摸后,就能捉到几只螃蟹。也有螃蟹四处逃窜的,一不小心,也会从手上溜走。有的螃蟹拼命地逃窜,誓死不降。弄得我们一阵紧张,误把它的钳子当腿拽了一下,它就使劲地钳住手指,不肯松开。被钳到的小伙伴嗷嗷地叫,最终螃蟹得以脱身,溜之大吉。

掏螃蟹要胆大、心细,还要有技术。看似平静的水下螃蟹洞里,有时也会险象环生。首先就是那种火红的小水蛇,有的也躲藏在螃蟹洞里,当手摸进去的时候,冷不丁就会被水蛇咬上一口,吓得赶紧把手退回一甩,水蛇也趁机咻溜溜地扭着身子跑走了。

在水渠、荷塘、河沟里寻洞掏蟹,脊背被太阳晒得黝黑,黝黑的皮肤和长时间浸在水里而发白的双手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大家解开系在腰间的鱼篓互相对照各自的劳动成果,掏得多的,抓几只给掏得少的,然后彼此相视而笑,欢天喜地地朝家里走去。

除自家食用外,亲朋好友,都要送上一一些。一袋袋韭菜花,妈妈从地里采回来,在石碾上一盘盘地碾,一碾就是小半天。因为韭菜花比较潮,碾的时候阻力大,石碾推着沉重,还要碾得很细,甚至要出不少水,碾压的圈数很多。每次去干,我和妹妹都很不情愿。妈妈总会有办法,她会给我们讲好孩子的事,还会采用奖励的方法,我们推碾子多少下,就会得到几块糖。在妈妈的说教下,我们总会把碾子推完。饭桌上,就着鲜美的韭菜花酱吃饭,心中会泛起一种自豪感。

夏天,吃完晚饭,人们都爱聚在石碾处乘凉,那里地势比较宽敞,透风,再者,大大的石碾,省去了不少人拿板凳,往石盘上一坐,家常就聊开了,在欢欢喜喜的说笑中,洗去了一天劳作的疲惫。

如今,科技的迅猛发展,石碾已彻底退出了村庄的舞台。以后的孩子们,只有在电影、电视和博物馆里见到它了,只有在故事里听到它了。但石碾在艰苦岁月中的历史功绩,将永远铭刻在光阴的长廊中。

## 远去的石碾

李云

拉的,有在后边推的,碾砣子就吱吱呀呀地转动起来。刚开始碾的时候,碾砣子与粮食间的阻力大,感到碾砣子特别重,推拉得很费劲。玉米很坚强,头几遍,几乎一点面都没有。转着转着,玉米渐渐成饼,有的就碎了,再碾,就会感到轻松了。碾压时玉米会溅出来,需要一遍一遍地往碾盘中央扫,妈妈往往是一手抱着碾棍,一手拿苕帚,边推边扫。

碾上20来圈,妈妈会停下来,把玉米用苕帚扫成堆,用撮斗往箩里收一些,在簸箕里晃动箩子,那些没脱壳,或者比较粗的玉米乖乖地留在箩子上,细面就洒在了簸箕里。筛完后,剩下箩子中的玉米,妈妈再用簸箕,上下抖动,簸着去壳。然后把这些粗玉米再一次用碾子碾压,直到全部碾压成面晾干备用。

记忆中,用碾子碾压韭菜花很是费劲。每年做韭菜花,妈妈都要做很多,



喜迎二十大 一起向未来  
刘桂云剪纸